



轱辘

李顺行

我的故乡在渭北一个小镇上。儿时，常常被门前那些东来西往的自行车弄得眼花缭乱，思绪遐飞。比如那两个圆圈，不撑不扶，却能跑来跑去的神奇现象，曾使孩提的我苦苦思索了许久许久。

那时，人们管自行车叫“洋车子”。大多数也确是用外国破旧旧的部件拼凑的。无瓦圈，无手闸，更无烤漆和镀铬。车头牛角状，车胎呈红色，光秃秃，灰蒙蒙，车铃安在靠前轮处，只要将系在车把上的绳子一拉，在前轮的带动下，车铃就会发出清脆的叮铃声。刹车时，只消脚往前轮一蹬，车就嘎然而止。原始古朴，无饰无修，新鲜有趣，为小镇添了几多新奇。

进入六十年代，门前国产车已满目皆是了。尽管车色单一，型号不多，但人们把它打扮得挺漂亮。满车身严严实实地裹着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条子，所用

材料有纸的，布的，线的，绒的，还有用塑料电线和电影拷贝的。点缀更逗人，有在前后轴和辐条上缠着缠着彩色“毛猴”的，有在前轴上夹一根二尺来长的铅丝把车牌举在空中的。那载物的技术更令人叫绝。高的象二郎背山，宽的如孔雀开屏，长的似嫦娥舒袖，还有的用它拉架子车，牵狗牵羊哩。

最精彩的，莫过于正月卖灯笼的车景。竖绑在前梁和衣架上的一竿竿大小宫灯，象红绿相间的光柱，来回摇曳，哗哗作响。车飞彩移，时隐时现，似万花筒，美不胜收。

后来我进了城，看车景的习惯仍没变。或站在厂门口，或徜徉于街头巷尾，或伫立于中心十字。那闪着黑光与白光的自行车，蓝色与灰色的车上人，融成了灰色车流，红灯驻，绿灯行；又道分，单道合；一路减，一路增。如潮涌，似光流，比起我们小镇车景来，画面别致，韵律清新。

我家生子后，搬进了工厂家属楼。此后，楼门口就成了我观车的绝好地方。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如今的车景才惹人呢！那车型，大的小的，无梁的，折叠的，电动的，三轮带斗的，设计科学，造型新颖；那颜色，墨绿的，乳白的，银灰的，异彩纷呈，鲜艳夺目；那骑车人，西装，牛仔，茄克，裙服，五彩缤纷，争奇斗艳。

门前车景似一幅幅多变的画，象一首首流动的诗。不信，只要留心去体察，会有同感的。（题图 林涛）

黄土地上的人与神

——陕北文化现象一瞥

韩庚

陕北高原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古朴淳厚的民风社情吸引着人们。然而，在九十年代的今天，这里另外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思——这就是众多的庙宇和人们异乎寻常的修庙建观热情。

在黄土的腹地，随处可闻钟磬声声，铁马叮当。这些庙宇中有属于文物古迹之类如佳县白云山、神木二郎山、榆林青云山、延安清凉山庙宇群等，也有解放后已衰落颓败，近几年香火又盛的城隍庙、山神庙，更有大大小小新建和在建的各类庙宇。这些庙宇，县城有，乡镇有，穷乡僻壤的村落、甚至黄土峁里也有，只是规模大小不同罢了。在榆林境内西夏北宋永乐大战遗址龙泉寨山顶上，满坡的荒草中两股胶皮电线越沟跨梁直奔庙顶。追随到电线尽头，方知这是为一座关帝庙而架的专线。庙不大，无人看守的殿门大开，门廊和神龛前的电灯明晃晃地亮着，仿佛要与头顶的大太阳媲美。

庙多，神就多。信神的人也多。

陕北老乡把各种神明一律称为“神神”，大小庙宇所敬的“神神”天上地下四面八方无所不包。有“历代祖师之神位”、“天地三界七方万灵真宰过去先灵之神位”；有“大天药王”、“黄云虎老仙”、“黑虎灵官”、“红白师爷”、“白马天神”、“韦驮老爷”、“红云老仙”、“火龙将军”、“增福财喜贵运神”，加上人们常见的如来、龙王、关帝、八仙、送子娘娘等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神神”群落。

在这些泥塑、木塑的神像前，无一例外地供奉着麻花、蒸馍、水果罐头等贡品。随着遑头求签者微薄的布施（一般是三两毛钱）投入木箱，守堂的懒洋洋地敲几下铁磬，余音绕梁之际，人与神似乎得到了短暂的沟通和无言的默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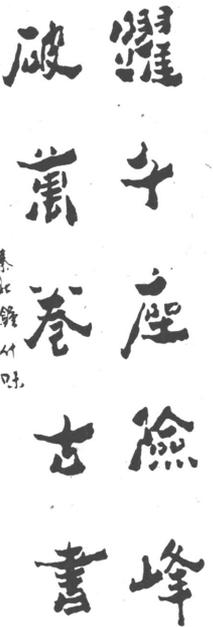
也有豪富又心诚之人布施时出手大方，但这要取决于所供“神神”是否灵验。在米脂的车马店里，几个驴贩子颇为神秘地告诉我们说，他们跑生意之前，先要到黑龙潭的龙王爷前，烧香许愿，答应无论赚多少钱多少，与神平分。然后才放开胆去跑生意，一旦大赚，立马到黑龙

潭还愿，挣一万给神五千，挣三千给一千五，毫不犹豫，毫不心痛，毫不手软！你想，没“神神”保佑，能赚这么多钱吗？

从这些虔诚的贩驴者身上，从这些形形色色杂乱的众神中，我们似乎可以悟到些什么？开放了，搞活了，人们不但有了温饱也有了积蓄，哗哗数钞票的心情是怡然自得的。然而，由于一时摆脱不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旧观念束缚，他们并没归功于党的开放政策，而是归功于主宰命运的天和神。他们的身子进入了现代商品经济时代，但双脚仍陷在封建主义的泥潭中。正是这种经济行为的开放性和文化心态的保守性构成的共生现象，给诸如“黑龙大王”一类神灵和庙宇带来了巨额收益。

在陕北，翻新重修和新建庙宇大都是民间自愿捐钱捐物，再推选领导人负责组织实施的。在榆林城北古时重隘镇北台下，一座新的庙宇正在拔地而起，施工的民工说，已经竣工的大戏台和钟楼是两个建筑队包工头各捐资一万元建的，大殿、偏殿、后殿是四乡八镇的老百姓集资修的，出钱多少完全由各人经济情况和对“神神”的敬重程度自定。庙宇完工以后无论谁家出钱多少，均要在碑或铸铁钟上刻名留记，以永垂千史，让后人知道当年谁为建庙修庙出过力。

陕北高原神奇博大而又深沉，寂静厚重的黄土中埋藏着宝贵的煤炭和石油。在这片土地上，钻塔已经竖起，铁轨正在挺进，高尔夫呢、牛仔服、变色镜、永芳之类舶来品也在后生女子中流行。今天人类已致力于模拟思维、生物工程、基本粒子、航天工业等尖端科技的研究开发，现代文明正在大步向这里走来，人们的文化心态却是如此的不协调，对此，难道不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吗？



书法 秦北钟



童年与贺年片

丰光

流年似水。如今，再也没有小时候在新年前夕买送贺年片的欣喜和激动了。小一辈们像雨后草原上的蘑菇一瞬间便长了起来。他们也买也送贺年片，但比起几十年前的我们那是出手阔绰而近乎奢侈了。属于我们的贺年片，严冬，纷纷瑞雪以及在寒月下泛着蓝光的冰冻的湖面，都只深深地留在记忆中了。我们的贺年片没在这般大，这般豪华，不折叠，不描金重彩，也没有滴溜溜的唐老鸭的眼睛或叮咚作响的音乐。那往往只是一枝红梅，一只喜鹊，抑或几只小动物在林中嬉戏。最常见的，是一个小男孩在放二踢脚，身后还立一位扎着羊角辮捂住耳朵的小姑娘。我们那时还常常自制贺年片。剪几朵花、叶、雪花、灯笼，以及恭贺新禧之类的字样，铺在白纸上，用旧牙刷蘸了水彩，在一张筛网上刷，不一会儿，一张贺年片就做成了。也有用各色油光纸，剪了房屋、丛树、雪人、月、星等等，贴在白纸上，又是一种拙笨而可爱的风格。

如今的孩子断乎没有这份兴趣了。自从儿子上学，便开始为他买贺年片。颠颠儿地跑上街头，左瞅右看，居然也忙中偷闲，那一瞬间往往便会浮出童年时与此

相像的情景，却是太久远，那时，似乎没这么暖，也没这么多人。即使穷吧，即使贺年片很粗糙吧，年也过得更富于遐想。如今的贺年片，乍看觉得洋气十足，可时间一久，年年如此，复又觉得俗不可耐，不禁使人想起《镀金时代》这么一本名著来。

没想到今年却不同。离元旦尚早，儿子就宣布不买贺年片。因为老师说了，今年一律自己做贺年片送同学，不准买。到星期天，爷儿俩翻箱倒柜，找来白纸、彩纸、颜料等等。我在一旁指导，先画个喜鹊干枝梅，再做个飞雪迎春图：红灯笼、大雪花、爆竹。儿子说，再做一只老鼠做写字状，然后用大红笔写上篆字“恭喜发财”，再描以金线，中西合璧，令人忍俊不禁。

自己制的贺年片，自然远不如市上的精美，但却使儿子格外兴奋，这大约就是劳动创造的喜悦吧！而且它又一次触动了我关于遥远的童年的记忆，使我情不自禁要写一篇关于贺年片的忆旧文章，这，当然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了。

灯

葛佳映

总与我争着茫茫雪野上飘然而来的黑衣姑娘或绿色阡陌中的蓝梦却拿它没有办法

其实 我俩还是友善的一起沿着青石台阶拾级而上翻过一道雪山又一道雪山山和山之间有旋风于是 它便在坚硬的夜上挖一个洞穴供我们一起享用

可它总白痴着精神睫毛上从来沾过一滴混浊的睡意有一天我终于踏着它背后那条细长的路走到了遥远的龙羊峡发现 大坝正倨傲地切开明净的天收集着高原广袤的阳光和不知疲倦的风天上地上翻滚的马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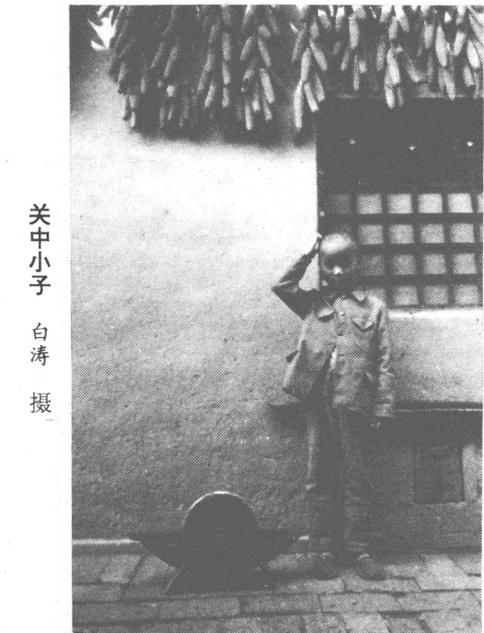
写作杂谈

外貌特征而捕捉到其在神韵和灵魂。当然，这里只需要对生活的稔熟，对人物性格的发掘，对独特细节的提炼，实在是一篇大文章。

关键在「点」字 孙豹隐 俗话说，画龙点睛。弄文学的人，几乎无不晓得鲁迅关于「画眼睛」那番话。然而，当我仔细研读了鲁迅的小说后，却又不难发现鲁迅自己往往着眼于人物的「头发」之类，而非是在人物的眼睛上做文章。象《阿Q正传》中的阿Q，鲁迅便十分精心地在他头上戴了一顶毡帽。因为倘若阿Q头上显现出了一顶瓜皮帽子，阿Q的性格便浑然全无了。可见，鲁迅「画眼睛」之说绝不是指刻画人物必须在眼睛上做文章。



外国效应（天长日久） 马光卿



关中小子 白涛摄